

合 国



Distr.  
GENERAL

A/45/808  
S/21971  
28 Nov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会



安全理事会

会  
四十五届会议  
程项目43  
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五年

1990年11月28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1990年11月2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阁下给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43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件分发为何。

常驻代表

大使

穆斯塔法·阿克欣(签名)

附 件

1990年11月28日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请注意1990年10月19日希族塞人代表安德烈亚斯·马夫罗马蒂斯先生的信(A/45/658-S/21898),其中提到1990年3月9日劳特帕赫特先生的意见书(A/44/928-S/21190)。兹就希族塞人代表在上述信函中提出的说法发表意见如下:

你很清楚,通过土耳其政府的协助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分发土族塞人的文件的作法已行之多年,因为这是让大家听到土族塞人方面的意见的唯一方法。这样做符合平等和自然公正的原则也符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的精神。这些决议规定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由阁下主持进行两族谈判。不能允许希族塞人按照其设法捂住土族塞人的嘴巴的政策,再次试图破坏这个行之多年的作法,其目的在剥夺土族塞人的合法权利,使他们无法象希族塞人一样在联合国各机构中享有同样的发言权。

在1990年10月19日希族塞人信函第2段中,希族塞人方面老调重弹,不承认土族塞人是一个具有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特征、因而享有自决权的单独民族。希族塞人信函第2段引述你在1990年3月8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1183)中的话,即从1990年2月22日至3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高阶层会议上,双方的意见“造成了不只是语义学问题的问题”。我谨请你注意该报告第13段的全文,其中清楚表明,你提到不只是“语义学问题”是指使用适当的名词来描述将要组成联邦的两个在政治上平等的实体享有的地位。

对于该信第3段,看到希族塞人代表用如此简单明确的词句承认,土族塞人一方在土耳其善意协助下分发的文件是为了“使人们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产

生怀疑”，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喜。的确，毫无疑问，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政府在法律上（国际法或国内法）、事实上或道义上都不是，也不能是根据1960年解决办法成立的整个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见劳特帕赫特先生和利先生的意见书，这些意见书已作为下述联合国文件分发：A/44/928-S/21190；A/44/968-S/21463；A/44/967-S/21420）。

关于该信声称希族塞人方面“邀请”依照第36条第(1)款或第(2)款将塞浦路斯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我们只需说，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所作的宣传性声明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因此不能当真。27年来，希族塞人一直以这种方法违反国际法。

希族塞人在信中声称，“整个塞浦路斯人民按照1960年国际文书已经行使自决权利”。这句话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要说“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已经行使自决权利是不对的，因为1960年国际文书及其有关的各项文件都可以证明，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是单独行使自决权利的，是在这两族人民达成协议后才成立两族合作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正因为这样，关于1960年共和国成立的所有有关文件都是由双方领导人签署的。

希族塞人的信中说，自决权利已经行使过了，这意味着自由人民的自决权利只能行使一次，自决权利是一项静止的权利。这是不对的。自决权利是一项动态的权利，如果有需要，可以不只一次地行使。事实上，《友好关系宣言》(2625(XV))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的第五项原则第(7)段第二部分设想，当拥有这一权利的民族不“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时，便可以行使自决权利。而且，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十大原则的第八项原则也说：“各族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永远有权决定……”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这也证明了自决权利是动态的。

希族塞人代表在信中提出的论点是企图使知名学者劳特帕赫特先生的意见书丧失价值。这位卓越的英国国际法学家被指责为不公正，据称他的意见书“与劳特帕赫特先生早先于1964年1月30日向塞浦路斯政府提出的关于一些同样实质性问题的

意见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解释”。希族塞人代表接着将1964年的文件和1990年的意见书内的三段文字作了比较,以揭穿他的所谓的“一些最显著的矛盾。”

1964年的文件的确载有希拉族塞人代表信中引述的三段文字。不过,希族塞人代表的错误在于,他认为1964年的文件是一份“意见书”,因此,劳特帕赫特先生1964年的“意见书”与他1990年的“意见书”自相矛盾。1964年的文件不是一份意见书该文件的标题是“照会”,不是“意见书”。文件的头一段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最好不对各项国际法问题提出正式意见。我只记下一些对主要法律问题的注解和想法……。”该照会载有关于希族塞人政府可能用来支持其立场的论据的声明。大家当然知道,“意见书”(例如1990年3月提出的)与关于可能“论据”的声明根本是不同的。前者是对法律的客观表述,表述者对其负有知识上和专业上的责任;后者则否。从劳特帕赫特先生提出其1月30日照会的方式可以清楚看出,他当时并不是要表示意见。而且,该照会整个语气表明,当时他就对希族塞人的立场有严重保留。

仔细研究1964年的照会后就会知道,这份照会不是意见书,而希族塞人代表现在从其中断章取义引述的声明只是关于可能论据的声明。下述1964年1月照会的摘录可以明显证实这一点:

(一) “以下论据可用来驳斥这一建议:”

(二) “以下是我认为的这一类论据:”

(三) “译以上建议有一些明显的反论据,但无需在此讨论。除非基于特殊政治理由加以反对,否则上述建议似乎已构成所提建议符合宪法的表面证据。如果由塞浦路斯代表提出,可能不会遭到强烈反对。”

非常不幸的是,正当有关各方竭力恢复两族对话的时候,希族塞人一方竟然散发一份全是对土耳其诋毁攻击的宣传的文件,并企图断章取义地破坏一位知名法学家的声誉。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3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 - - - -